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

陽湖趙翼撰

萬厯中礦稅之害

萬厯中有房山民史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礦砂請遣官開採以大學士申時行言而止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往蓋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故礦稅兩監遍天下兩淮又有鹽監廣東又有珠監或專或兼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橫者有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增開採山東兼徵東景稅縱其黨程守訓等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又誣劾知

縣韋國賢吳宗堯等皆下詔獄凡肆惡山東者十年堂天津稅
監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奪人財抗
者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破家者大半遠近罷市
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
詔捕首惡株連甚眾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臨刑神色不變州
民立祠祀之陳奉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砂鞭笞官吏剽
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數千人競擲瓦石擊之至武昌其
黨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公憤萬餘人甘
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始免已而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
湘潭等處民變者凡十起奉又誣劾兵備僉事馮應京等數十
員帝皆爲降革逮問武昌民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

眾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支可大護奉焚其
轅門而奉倖免高淮採礦徵稅遼東搜括士民財數十萬招納
亡命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誣繫諸生數十人打死指揮張
汝立又誣劾總兵馬林等皆謫戍卒家丁三百人張飛虎旗金
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遂潛住廣渠門外御史袁九臯等劾之
帝不問淮益募死士出塞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又
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衛軍甲而譟誓食其肉錦州松山軍相繼
變淮始內奔梁永徵稅陝西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縱諸亡
命帝符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指揮縣丞等官私宮良家子
數千人稅額外增耗數倍索咸陽冰片五十斤麝香二十斤秦
民憤共圖殺永乃撤回楊榮爲雲南稅監肆行威虐誣劾知府

熊鐸等皆下獄百姓恨榮入骨焚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益怒杖斃數千人又怒指揮樊高明榜掠絕觔以示眾於是指揮賀世勛等率虎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帝爲不食者累日此數人其最著者也他如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相往勘上饒礦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憊而歸乃劾鴻罷其官蘇杭織造太監孫隆激民變遍焚諸委官家隆走杭州以免福建稅監高案在閩肆毒十餘年萬眾洶洶欲殺案案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撫袁一驥署劫之令諭眾始退此外如江西李道山西孫朝張忠廣東李鳳李敬山東張曷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爲民害猶其次焉者也是時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諸稅監有所奏

朝上夕報可所劾無不曲護之以故諸稅監益驕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激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痛已遍天下矣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厯云

萬厯中缺官不補

萬厯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補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哀訴詔獄諸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內閣亦只方從哲一人從哲請增閣員帝以一人

足辦不增置從哲堅卧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畱再三及
起視事帝惡言者擾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
左事興又不欲璫前失行之如舊方從哲傳今案葉向高疏言自閣
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
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又言今六卿止趙煥一人都御史十年
不補向高傳又孫瑋爲戶部尙書時大僚多缺瑋兼署戎政及兵
部又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外計期近始命瑋以
兵部尙書掌左都御史事瑋傳御史孫居相一人兼攝七差署諸
道印居相傳觀此可見是時廢弛之大概也

三案

萬厯中鄭貴妃專寵光宗雖爲皇長子而儲位未定朝臣多疑

貴妃欲立己子福王故請建儲及爭三王並封之議者無慮數十百疏迨光宗既立爲太子猶孤危無依故朝臣請福王之國者又數十百疏福王已之國矣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

棗木挺入慈慶宮

光宗爲太子時所居

擊傷門者至前殿爲內侍所執皇

太子奏聞巡城御史劉廷元訊其人名張差語無倫次狀似瘋癲移刑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寀密訊其人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老公至一大宅亦係老公家教以遇人輒打死之案錄其語明日刑部又覆訊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係龐保大宅老公係劉成保成皆鄭貴妃宮內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貴妃弟鄭國泰主謀欲弑太子爲福王地帝亦心動貴妃窘自乞哀於皇太

子帝御慈寧宮皇太子及三皇孫侍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朝臣入極言我父子慈愛以釋羣疑命磔差保成三人無他及羣臣出帝意中變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會同司禮監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以無左證遂輾轉不承刑部尙書張問達請移入法司刑訊帝以事連貴妃恐付外益滋口實乃斃保成於內三道守才遠流其事遂止

張問達王之宗等傳

此挺擊一案也光宗卽

位甫數日卽病痢中官崔文昇進利劑益劇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稱仙丹帝召閣臣方從哲韓爌等入受顧命因問李可

灼有藥卽傳入診視言病源甚悉帝命速進藥諸臣皆不敢決

可灼遂進一丸帝稍覺舒暢諸臣退帝又命進一丸明日天未

明帝崩

韓爌傳

此紅丸一案也光宗初卽位時鄭貴妃尙在乾清

宮李選侍爲貴妃請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諭司禮監矣
時外廷傳言貴妃以美女進帝以致病御史楊漣劾崔文昇用
藥無狀并請帝慎起居因及鄭貴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
大臣并及漣數目視漣毋聽外間流言遂逐文昇且停太后命
漣自以小臣受顧命誓以死報帝崩漣急催閣部大臣同入臨
畢閣臣劉一燝問羣奄皇長子何在東宮伴讀王安曰爲李選
侍所匿耳一燝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選侍乃令皇長
子出一燝等卽呼萬歲掖升輦至文華殿先正太子位時選侍
在乾清宮一燝謂太子不可與同居乃奉太子暫居慈慶宮明
日周嘉謨左光斗等疏請令選侍移宮光斗疏中有武氏語選
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譴漣正色謂諸奄太子今已爲天子

選侍何得召明日又合疏上選侍不得已卽日移噓鸞宮帝乃

還乾清

一燥鍊
光斗傳

此移宮一案也梃擊自龐保劉成死後浮議已

息明年之案爲徐紹吉劾去天啟中之案復官乃追理前事上

復讐疏謂梃擊一事何等大變乃劉廷元以瘋癲蔽獄胡士相

亦朦朧具詞實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廷元謀爲大逆耳此又梃

擊一案爭端之始也光宗崩閣臣方從哲票擬賞李可灼銀幣

御史王舜等劾可灼乃改令可灼引疾歸已而孫愼行入朝追

劾從哲謂可灼非太醫紅丸是何藥從哲乃敢使進御從哲應

坐弑逆之罪王紀楊東明鍾羽正蕭近高鄒元標等疏繼之黃

克纘等則爲從哲辨此又紅丸一案爭端之始也李選侍移宮

時內豎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金寶過乾清門而仆帝下法司

案治諸奄懼則揚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黃克纘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繼春籍已而帝漸忘前事王安又爲魏忠賢排死劉朝田詔等乃賄忠賢而上疏辨冤於是繼春等起用倚奄勢與楊漣等爲難此又移宮一案爭端之始也此三案者本各有其是挺擊雖不能不致疑於鄭氏然安知非龐保劉成等之行險倖功故當時孫承宗已謂事關太子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可問龐保劉成而上不可問此亦善爲調停之說也紅丸之案據韓爌具述進藥始末謂可灼進藥時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愼行獨責從哲以弑逆本屬深文故疏出舉朝共覺其過當特以其援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

例其論自不可沒至移宮一事光宗在位日淺李選侍素無權勢不比鄭貴妃之在萬厯中數十年薰灼也卽暫居乾清亦豈遂能垂簾稱制特熹宗年尙幼不可不慮其久而挾制此楊漣等趣移宮之深意也旣移宮後自當待以恩禮乃忽有薄待先朝嬪御之流言則賈繼春之請安選侍亦未爲過故倪元璐之論此三案謂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詞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說最得情理之平乃此三案遂啟日後無窮之攻擊者緣萬厯中無錫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慕之其後鄒元標馮從吾等又在京師建首善書院亦以講學爲事趙南

星由考功郎罷歸名益高與元標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其名行
聲氣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羣相應和遂總目爲東林
凡忤東林者卽共指爲奸邪而主挺擊紅丸移宮者皆東林也
萬厯末東林已爲齊楚浙三黨斥盡葉向高傳光熹之際葉向高再
相與劉一燝等同心輔政復起用東林及趙南星長吏部又盡
斥攻東林者於是被斥者謀報復盡附魏奄借其力求勝向
高等相繼去國漣光斗等又被誣害凡南星所斥者無不拔擢
所推者無不遭禍迭勝迭負三案遂爲戰場倪元璐所謂三案
在逆奄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簾逆奄得志後逆奄殺人
則借三案羣小求進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東宮時有挺擊之變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萬厯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訊中官馮保欲緣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爲高拱所使行刺者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鞫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訊廷臣楊博葛守禮等力言於張居正居正諷馮保保乃以生漆酒瘡大臣移送法司處斬

高拱傳

是宮禁之變先已有之但李希孔疏謂王大臣徒手闖宮門則非張差之持棍肆擊者可比究不知有主使否也紅丸亦有故

事孝宗崩時中官張瑜等以誤用藥下獄楊守隨會訊杖之

守隨

傳

御史任惠又請明正張瑜及劉文泰用藥失宜之罪

惠傳

世宗

晚年服方士藥及崩法官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

高拱傳

是用

藥致殞亦有故事然高拱謂世宗臨御四十五年抱病經歲壽考令終乃謂爲王金等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帝爲何如主此又一說也蓋世宗之服方士藥誤在平日故無迹可尋孝宗光宗之服藥遽崩誤在臨時其迹易見使崔文昇李可灼之案閣臣或仿楊守隨杖責之例則諸臣當亦無異言矣而反賁以銀幣所以招物議也至移宮之例卽光宗初登極時鄭貴妃亦尙在乾清宮爲李選侍請封皇后選侍亦爲貴妃請封皇太后尙書周嘉謨等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日移慈寧去是移宮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係長君故鄭貴妃不能不移熹宗則沖主選侍或以保護爲詞同處日久易啟挾制之漸故漣等早慮之耳然選侍去而客氏入卒至與魏閹亂政

蓋國運將傾固非人所能預料也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禱之多

明天啟中魏閣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萬厯中張居正卧病京朝官建醮禱祀延及外省靡然從風則已開其端蓋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趨權附勢久已相習成風黠者獻媚次亦迫於避禍而不敢獨立崖岸此亦可以觀風會也案明史居正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而明朝小史所載更詳萬厯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爲設醮已而翰林科道繼之部屬中行又繼之諸雜職又繼之仲夏赤日中舍職業而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三舉者司香大僚執爐日中當